



纳斯列丁的笑话

(土耳其的阿凡提的故事)

戈宝权 译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世界民间文学丛书

纳斯列丁的笑话

(土耳其的阿凡提的故事)

戈宝权 译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北京

责任编辑 凉 汀

封面设计 金 旭

纳斯列丁的笑话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东大街12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字数25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0 $\frac{6}{8}$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0册

书号：10229·0054 定价：1.15元

霍加·纳斯列丁和他的笑话

戈 宝 权

从前，当霍加·纳斯列丁活着的时候，有三个僧人在世界各地云游，同他们到过的那些城市的学者们交谈和争论。他们来到了鲁米利亚国，想见见当地有名望的人，于是大家为了取笑就向他们指点了“时代的苏丹”——霍加·纳斯列丁，并且解释道，霍加是个机智俏皮和快乐善谈的人。

——霍加·纳斯列丁基本的
传统的笑话之五十二

霍加·纳斯列丁，霍加……谁还不知道他？只要一讲起这个名字，在愁眉苦脸的人的面孔上，皱纹就会舒展开来。他嘲笑人的愚蠢，嘲笑投机的商人、受贿的法官、伪善的毛拉们逞威作福的万恶的社会，——一句话，他嘲笑那些假仁假义的人，这些人在自己为了欺骗而制造出的宗教法律的掩护之下，吸干了穷人的血。但他还不是一个号召摧毁虚伪的世界的反叛者；他的笑声是温和的，还远谈不上凶狠和毒辣。

这个笑声响亮地经过了好多个世纪一直传到今天。

——高尔德列夫斯基：《霍加·纳斯列丁》

自从《民间文学》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号开始介绍《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以来，对于我国的民间文艺研究者和广大的读者，阿凡提早已成为一个相当熟悉的名字。现在，阿凡提的故事，不仅流传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中间，同时也流传到了全国各地，受到读者普遍的欢迎和喜爱。报纸上，刊物上，都经常刊载阿凡提的故事。就单行本来说，一九五八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赵世杰翻译的《阿凡提的故事》；接着一九五九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了一本《阿凡提的故事》（作家出版社出版）。到了一九六三年，我为《民间文学》一月号翻译了二十则基本的传统的《霍加·纳斯列丁的笑话》。同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穆罕默德·伊明、李元玖、刘鹗等人合译的《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赵世杰编译的《阿凡提的故事》。近年来出版的阿凡提的故事则更多，据我所见到的，一九七八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选编的赵世杰等译的《阿凡提的故事》；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祁连休编的《少数民族机智人物故事选》，其中专有《阿凡提的故事》一部分；一九七九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印了赵世杰编译的《阿凡提的故事》；一九八〇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瑞云编译的阿凡提的故事《智慧的葫芦》；一九八一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我负责主编的《阿凡提的故事》；一九八二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元文祺编译的《伊朗阿凡提的故事》；同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谦、万曰林、徐平翻译的《朱哈趣闻轶事》（阿拉伯民间笑话）；一九八三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戈梁翻译的《纳斯尔丁·阿凡提的笑话》。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人民画报》的外文版，《中国文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中国报导》的世界语版，都曾把阿凡提的故事介绍到国外去；并将《阿凡提的故事》译成英语、西班牙

牙语和世界语等几种语言出版。此外，一九七八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彩色宽银幕木偶片《阿凡提》；一九八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彩色宽银幕故事片《阿凡提》；同年中央歌剧院上演了根据阿凡提的故事改编的四幕喜歌剧《第一百个新娘》。新疆的《阿凡提》编辑部从一九八一年出版了用汉文和维文合编的《阿凡提》画报以来，每期都要介绍一些阿凡提的故事。《北京晚报》还专闢有《阿凡提新编》和《请教阿凡提》的专栏。最近知道台湾的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在一九八〇年出版了黎克难编译的《土耳其幽默大师》（即那氏瑞丁·候稼的幽默故事）。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阿凡提的故事在近年来广泛流传的情况了。

阿凡提的故事虽然在我国流传很广，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对阿凡提这个人和阿凡提的故事作过深入的研究。贾芝同志在一九五六年最初接触到这个问题，他在《关于阿凡提的故事》一文中写道：“纳斯尔丁·阿凡提，在新疆维吾尔族是家喻户晓的，在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也有着同样的人物。我们还弄不清关于这个有趣的传说人物的故事的流行地区究竟有多广，但就现有的一些材料看，他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动人的印象。”^①后来，我们又读到卜昭雨同志写的《漫谈阿凡提的故事》^②和段宝林同志写的《阿凡提和他的兄弟们》^③两篇短文。卜昭雨同志在文章里说：“阿凡提的故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泛流传，家喻户晓”；至于阿凡提这个人，他说：“阿凡提并非实有其人，而是民间口头文学中虚构的一位传奇人物。”段宝林同志的文章说：“阿凡提是维吾尔族人民非常熟悉的名字。说起‘阿凡提的故事’，谁听

① 《民间文学》1956年1月号，第70页。

② 《人民日报》1961年11月30日。

③ 《北京日报》1961年4月4日。

了都在尽情的欢笑中受到教育。”关于阿凡提这个人，则说：“阿凡提是否真有其人呢？……目前还没能考证出来。”因此，阿凡提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否实有其人或者只是一个传说中虚构的人物？阿凡提的故事流传的情形怎么样？它们流传的地区到底多广？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阿凡提的故事？……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大家非常关心，也使大家非常感兴趣。

记得远在一九三六年旅居莫斯科时，我曾读到苏联著名的土耳其学者符拉基米尔·高尔德列夫斯基（一八七六——一九五六年）当时从土耳其语译出的《霍加·纳斯列丁的笑话》（一九三六年“学园”出版社出版，霍加·纳斯列丁就是我们通常提到的阿凡提）；一九四一年，我在香港时还曾翻译过其中的一些笑话，发表在茅盾同志主编的《笔谈》半月刊第二期上。五十——六十年代，重读到苏联新出版的《霍加·纳斯列丁的笑话》，又曾把这本书全译出来，直到这次才能出版。此外，我还读了高尔德列夫斯基、勃拉金斯基（苏联著名的东方学者、波斯和塔吉克文学的研究者）、杰甫列托夫（苏联的民间文学研究者）等人写的有关霍加·纳斯列丁的文章。在一九六三年为《民间文学》写过一篇《关于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的文章^④。近年来，我又读到南斯拉夫作家和批评家伊凡·索普以及日本翻译者护雅夫写的研究霍加·纳斯列丁的文字。我对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谈不到有什么特别研究，现仅根据这些读到的材料，把有关阿凡提这个人以及阿凡提故事流传的一些情形介绍给我们的读者，供作研究与参考之用。

^④ 《民间文学》1963年第一期。

一 阿凡提是个人名吗？

首先从阿凡提这个名字谈起。

阿凡提并非人名，而是一个称号，来源自突厥语：“Efendi”。它有两种涵意：一是对男人的一般称呼，即“先生”；一是对有知识、有学问的人的尊称，即“老师”。这个词在突厥系各民族语言里是通用的。乌兹别克语是阿潘提；维吾尔语是阿凡提；塔吉克语也颇相类似，称为阿方提。

阿凡提的本名是纳斯尔-埃德-丁（Nasr-ed-Din），联起来读成为纳斯尔丁或纳斯列丁（Nasreddin），意译出来就是“宗教的胜利”或是“对宗教的支持”和“对宗教的援助”。为了对他表示尊敬，大家又称他为霍加·纳斯列丁或是纳斯列丁·霍加（霍加也是称号，意思亦即“老师”、“教师”）。此外，还有人称他为纳斯列丁·阿凡提或毛拉·纳斯列丁·阿凡提，甚至就简称霍加。在中亚细亚一带，都简称他为阿凡提，我国新疆也如此称呼。阿凡提的几种称呼，在他的笑话里是常见的。如《在清真寺讲道》一开头就这样提到他的名字：

有一次，霍加·纳斯列丁走上阿克谢希尔清真寺的讲台讲道，他说：“信徒们，你们知道我要跟你们讲什么？”……

——《霍加·纳斯列丁基本的传统的笑话》之一
如《纳斯列丁的嗓子》这样开头：

有一次，霍加到澡堂去。刚巧澡堂里一个人也没有，霍加就唱起了《喀亚——巴什》。……

——《霍加·纳斯列丁基本的传统的笑话》之四

又如《嘿，那与你何干？》就用了阿凡提这个称呼：

有一个人在大街上赶上了霍加，对他高声叫道：“阿凡提，祝贺你生了一个儿子。”……

——《霍加·纳斯列丁基本的传统的笑话》之四十二

其次，再就阿凡提的“故事”这个名称谈一谈。

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的《阿凡提的故事》的编选说明中解释道：“关于他的故事，维吾尔族通常叫做‘纳斯列丁·阿凡提蓝提凡’，‘蓝提凡’有奇特的言行的意思，或译为传奇、逸事”；接着又说：“在维吾尔族中一提到‘蓝提凡’，大家都了解这是一则关于纳斯列丁的趣事。”“蓝提凡”一字在突厥语系为“Latifa”，其意思实际上是笑话、趣事，相当于英、法、德、俄等国文字中的“Anecdote”。从阿凡提的故事的内容来看，称为“笑话”似乎比“故事”更为确切，但是阿凡提的故事这个名称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因此当讲到霍加·纳斯列丁的笑话，实际上就是指我国现在通称的阿凡提的故事而言。

二 有没有阿凡提这个人？

进而就谈谈关于阿凡提这个人的问题。

有没有阿凡提这个人？在我国介绍阿凡提的故事时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在李元玫选译的《纳斯列丁·阿凡提的故事》的前面这样写道：“阿凡提是维吾尔族传说中的一个典型人物，非常为维族人民所喜爱。”^①在李提甫、乔家儒、陈桂兰、刘宗诚等人合译的《阿凡提的故事》前面这样介绍：“纳斯列丁·阿凡提，是流传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的传说的人物。在传说中

^① 《民间文学》1955年7月号，第14页

的纳斯尔丁·阿凡提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最聪明、机智、幽默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经常骑着一头毛驴在外面打抱不平，因为敢于反抗统治者，受到群众的尊敬。”^①在前面已经提过的卜昭雨同志《漫谈阿凡提的故事》一文中说：“阿凡提并非实有其人，而是民间口头文学中虚构的一位传奇人物。在很古的年代，勤劳、勇敢的维吾尔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新疆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但是，在黑暗的历史时代，以汗、伯克等为代表的封建领主和阿訇、哈孜等宗教统治者互相勾结，残酷地压迫与剥削维吾尔人民。……因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充满了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首先在文学艺术上得到反映，当书面文学尚未形成或广大劳动人民尚未掌握文字这一斗争武器的时候，这种阶级斗争生活便成了阿凡提故事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阿凡提的故事是具有战斗性和人民性的。”接着他又说：“维吾尔族人民塑造了自己的憨厚、机智、乐观而又幽默的阿凡提的形象，往往一口道破一个真理，使听者大吃一惊，如梦方醒，往往又惹得大家捧腹大笑，乐不可支。”《西安晚报》在介绍“阿凡提是谁”这个问题时说：“阿凡提的故事，在新疆各民族间流传很广。一提起阿凡提来，大家都感兴趣，非常喜爱他那勇敢、机智、幽默与讽刺的风格。……有人会问阿凡提是谁？其实阿凡提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化身，是劳动人民所想象出来的一个理想人物。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尽压迫，无处申诉。为了表达对统治阶级的愤恨，就想出了阿凡提来，编了许多阿凡提的故事。”^②段宝林同志的文章中也提出了阿凡提是否真有其人的问题：“阿凡提是否真有其人呢？人们都说：是有的。有人还可以说出他是

① 《人民日报》1956年8月19日。

② 《西安晚报》1962年4月28日。

哪里人，一般都说阿凡提的家乡就在自己家乡附近。有的老人甚至能告诉你，他的父辈亲眼见过阿凡提。有人说他生在一百多年前，也有人说这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还有人说他现在还活着。于是就出现了许多阿凡提。究竟哪种说法对呢？目前还没能考证出来。也许当初确实有过一个叫做纳斯尔丁的人，善于说笑话，很有才干，到处为穷苦人打抱不平，巧妙地和财主、官吏作斗争，因此人们尊称他为‘阿凡提’，并传说着关于他的故事。后来，在传说中，人们把许多类似的故事都集中在他身上，甚至把善于巧妙地进行斗争的人们都叫做阿凡提了。……在阿凡提身上，其实集中了人民的斗争经验和生活经验，融汇了人民群众强烈的爱憎情感，他是人民智慧的化身，是人民反抗性的表现。这是一个经过集体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而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了。”

阿凡提是否并无其人，而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一个民间口头文学中虚构的人物？关于这个问题，在土耳其、苏联和欧洲的学者的研究中，也有不同的说法。如高尔德列夫斯基写的有关霍加·纳斯列丁的文章中，详细地介绍了土耳其在这方面研究的情形。据许多土耳其学者说，霍加·纳斯列丁并非虚构的人物，也不是生活在十四世纪，而是生活在十三世纪（一二〇八——〇九至一二八四——八五年）的一个历史人物。他讲的许多笑话以及关于他的笑话，是经过了六、七个世纪，一直流传到今天的。

如土耳其学者穆夫提·哈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根据研究地方档案的结果，发现了霍加·纳斯列丁的生卒年代和生卒地点。据他说，霍加·纳斯列丁于伊斯兰教历六〇五年（公元一二〇八——〇九年）诞生在小亚细亚半岛（即土耳其）西南部，距离安卡拉不远的西甫里希萨尔城（译意为尖城）附近的霍尔托村。他父

亲名叫阿勃杜拉，当过伊玛目，即在伊斯兰教清真寺院主持公众礼拜时的领拜人。霍加·纳斯列丁本人也当过伊玛目，后来因为醉心于赛义德·马赫穆德·哈伊兰尼和霍加·伊勃拉吉姆·苏丹两位学者的学说，就放弃了在乡村担任伊玛目的工作，于六三五年（公元一二三七——三八年）去到南方的阿克谢希尔城（意译为白城），追随那两位学者。最后于六八三年（公元一二八四——八五年）以七十六岁的高龄死在当地。

霍加·纳斯列丁生卒的地点——西甫里希萨尔和阿克谢希尔都相距不远，在他的笑话里经常提到，而且有不少笑话就发生在这两个城市里。如《西甫里希萨尔的居民和新月》这样讲道：

有一次，霍加到西甫里希萨尔去，看见许多人拥挤在一起，仰望天上的新月。他惊讶地说道：“真是些怪人！我们阿克谢希尔的月亮，象大车的轮盘一样大，谁也不抬起头来看它一眼，可是你们却白白地浪费时间，去望着只有牙签那样粗细的月亮！”

——《霍加·纳斯列丁基本的传统的笑话》之三十七

土耳其的目录学者塔希·拜伊，在研究了阿克谢希尔城的宗教档案之后，证明霍加·纳斯列丁和赛义德·马赫穆德·哈伊兰尼及霍加·伊勃拉吉姆·苏丹两位学者既是同时代人，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他说，在阿克谢希尔城的宗教档案库里，保存着两份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的文件：一是用学者赛义德·马赫穆德·哈伊兰尼的名义在六五五年（公元一二五七年）签署的赠与财产的证书，一是用学者霍加·伊勃拉吉姆·苏丹的名义在六六五年（公元一二六六——六七年）签署的赠与财产的证书。这两个证书都根据伊斯兰教的法典，在宗教管理机关登记过，证人便是这两位学者的门生和追随者——霍加·纳斯列丁。

据说霍加·纳斯列丁死在阿克谢希尔，他在当地东南郊的坟墓至今尚存。伊斯坦布尔大学胡阿德·凯普留柳教授在一九一八年发表他研究霍加·纳斯列丁的墓石的结果，最后肯定了他逝世的确切年代。墓石上刻的是伊斯兰教历三八六年，即公元九九六——七年。后来重修他的坟墓，又发现了另一块旧的墓石，刻的年代也是同样的。以此为据，霍加·纳斯列丁似乎是生活在十世纪，但一般认为他是土耳其塞尔柱封建王朝时代的人，而塞尔柱人十一世纪后半叶方从中亚细亚的土库曼尼亚迁入小亚细亚半岛（即土耳其），成为一个大国。因此，墓石上的年代应该反过来读才对，即六八三年（公元一二八四——一八五年），这正是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土耳其的时代，也是塞尔柱王朝衰微的时代，它与霍加·纳斯列丁生卒时代的考证是相符的。

关于霍加·纳斯列丁的生平，史料中记载甚少，只知道他做过伊斯兰教清真寺院的伊玛目。据希尔米·孜亚的研究，他在土耳其喀伊塞里城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当过教师，这所学校在塞尔柱封建王朝时代是颇负盛名的。此外，有人说他是位精明的神学家和伊斯兰教中提倡禁欲主义和简化宗教仪式的苏非派的学者。至于从有关他的笑话来看，他是个庄稼人，学过手艺；后来当过伊玛目，还当过喀孜，在宗教学校教过书；大家都把他尊称是个“最有学问的人”，是个“时代的苏丹”。

这样看来，霍加·纳斯列丁就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皮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张十八世纪的霍加·纳斯列丁的小型画像：他长着很长的白胡须，头上戴着一顶很大的缠头，身子骑在一头瘦小的毛驴上。关于他骑毛驴的姿势也有各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背朝前，脸朝后，这样他可以看到需要看的方向，因为他认为：“我的毛驴

时常做违背我的事情的。”一种说法，他曾对自己的学生解释这种不寻常的骑毛驴的姿势：“假如我脸朝前骑在毛驴上，你们就会在我的后面；假如你们走在我的前面，我就只能看见你们的背脊。因此我选了一种最正确的骑毛驴的办法，就是背朝前，脸朝后，这样我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而且能更好地看着谈话人的面孔，这就更加有礼貌。”

苏联学者高尔德列夫斯基访问土耳其时，曾到过与霍加·纳斯列丁有关的地点。阿克谢希尔人告诉他，霍加·纳斯列丁除去留下很多口传的笑话之外，还写过不少抒情诗和教训性的文章，但是后来当帖木儿入侵土耳其时，全被毁掉了。这里不妨顺带讲一讲霍加·纳斯列丁与帖木儿的关系。帖木儿（一三三六——一四〇五年）是十四世纪中亚细亚的一个统治者和侵略者，一三七〇年以察合台汗国的艾米尔（即封建统治者）自封，建都于撒马尔汗（现在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一三七二——一四〇五年间，帖木儿曾远征过二十次，先后占领了花刺子模、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印度及高加索一带。一四〇〇——一四〇二年远征土耳其，一四〇四年远征中国，中途阵亡，葬于撒马尔汗，陵墓至今犹存。传说帖木儿很喜欢听霍加·纳斯列丁讲笑话，并且只有他才能平息帖木儿的怒气。帖木儿入侵土耳其时，到处烧杀抢掠，唯有阿克谢希尔城免于灾难。据说帖木儿在该城驻扎时，霍加·纳斯列丁以聪敏、机智的力量，战胜了帖木儿粗暴、破坏的强力。因此，在霍加·纳斯列丁的笑话中，有不少是讲他同帖木儿的关系的。如《霍加献无花果给帖木儿》、《霍加和帖木儿相互恭维》、《霍加与一条腿的鹅》、《帖木儿请霍加打马球》、《霍加和帖木儿打猎遇雨》、《帖木儿询问，假如他是一个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应该怎样称呼他》、《霍加平息了帖木儿的怒

气》、《好得很！帖木儿还给我们送来了一头母象！》《霍加和苦行僧帖木儿》等笑话。假如说，霍加·纳斯列丁确实生活于十三世纪，当帖木儿一四〇二年入侵土耳其时，霍加·纳斯列丁已逝世一百余年了。至于后来民间流传的有关霍加·纳斯列丁的笑话，把他同帖木儿联系起来，可能是由于把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和十五世纪初帖木儿的入侵混为一谈；另外也可以看出霍加·纳斯列丁的笑话，在帖木儿入侵时还流传着，而在新的历史情况下，人民又把那些笑话加以发展，加进了新的内容流传开去。

关于霍加·纳斯列丁的坟墓也有不少传说。据说他的墓建在四根圆柱子上，四周是空的，而在墓前的门上却装了两把大木锁，使每个路过这儿的人，都禁不住要发笑。甚至在一八三一年埃及伊勃拉吉姆·帕夏的军队向小亚细亚挺进时，他的士兵看到霍加·纳斯列丁的这座奇怪的坟墓，也都哈哈大笑起来。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在他的墓的四周没有任何围墙，但在墓穴的前面却装了一扇厚实而又沉重的木板大门，上面挂着许多无法打开的锁，这样谁也不能穿过大门走近他的墓穴。据说这是按霍加·纳斯列丁的最后一个笑话，也就是他的遗言照办的。因为他曾经不只一次地说过：“大门关闭着，是为了我的朋友；大门打开着，是为了我的敌人。”在他的墓石上刻着“三八六”几个数字，假如把这三个数字翻成字母的话，就是“看得见”的意思，因此眼睛有病或是失明的人，都用他坟墓上的灰土涂眼睛，认为这样可以医治眼疾，使人重见光明。此外，在阿克谢希尔还形成了一股对霍加·纳斯列丁的崇拜和迷信之风：当地的居民举行婚礼时，要到他的墓前去邀请他参加婚礼，否则婚姻就会发生不幸；生病的人也常去向霍加·纳斯列丁求援，因此在他墓旁的栅栏上扎满了寒热病患者依照誓愿悬挂的布条。由此看来，霍加·纳斯列丁

的名字和有关他的笑话，给后代人们留下了非常生动和深刻的印象。

三 怎样理解阿凡提和他的笑话与故事？

根据高尔德列夫斯基所介绍的许多材料来看，土耳其的学者们把霍加·纳斯列丁说成是十三世纪土耳其的人，宗教界把他说是伊斯兰教苏非派的学者，因而就形成了所谓“土耳其说”的看法。西欧的一些研究霍加·纳斯列丁的学者，也接受了这种看法。苏联的民间文学研究者杰甫列托夫写的关于霍加·纳斯列丁的文章，对这种“土耳其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自有它的阶级和社会本质的，因为反动的宗教界想利用霍加·纳斯列丁这个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热爱的名字，甚至企图从他的笑话中寻觅出隐秘的先知的思想；尤其是在土耳其编印的霍加·纳斯列丁的笑话集中，把他的具有自由思想和轻佻的笑话都没有收进去，就更能看出这一点。他认为不能用机械的、形式的历史方法来研究纳斯列丁的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纳斯列丁这个人和关于他的笑话在各个地区、各个时期和各个民族中发展和流传的情形了。杰甫列托夫在文章中说：

霍加以及和他相似的朱哈的形象，生活在整个东方：在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外高加索、北非洲、西里岛、希腊，以及在巴尔干的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中间。事实上，东方的所有笑话材料，都是围绕着这个名字收集起来的。

由于关于霍加·纳斯列丁这个人物的传说很多，因此，“不仅是土耳其人，就是波斯人、中亚细亚各族人民、高加索各族人

民，也都把霍加当作是自己的同胞。”阿拉伯人则直接把霍加同自己的笑话的主人公朱哈混为一体，用一个统一的名字称呼他们为：“霍加·纳斯列丁·阿凡提·朱哈”。关于霍加·纳斯列丁这个人物的形象，杰甫列托夫认为，可能是远在八至十世纪，东方各族人民反对阿拉伯伊斯兰教哈里发统治的时代，就已经产生。在东方各族人民的这个斗争运动中，霍加们也曾起来反对过伊斯兰教的正统派，甚至还流行过这样一个传说，就是在哈里发哈隆·阿尔一拉施德统治年间（七八六至八〇九年），曾经有个霍加·纳斯列丁领导过卡尔马特异教派的人民起义；当起义爆发的时候，他装成傻头傻脑的样子，借着这种假面具作为掩护，用笑话的形式来讽刺自己的敌人。这个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却具有深刻的意义。至于说，在十三世纪的土耳其出现了霍加·纳斯列丁这个人物的形象，他既是个宗教人物，同时又是个穆斯林教会和伊斯兰教义的大胆揭露者，这正表示当时土耳其对反动的宗教界所进行的斗争是相当突出的。在讲到笑话的形式这个问题时，杰甫列托夫这样说：

滑稽的寓意作品的形式，常常是中世纪东方有急进思想的人的唯一的武器。……因此，霍加的形象的起源，不是一个博学者和拜神者，而是一个愉快的说笑话的人，他嘲笑了一切不合理的、在当时的时代中有着足够基础的东西。在纳斯列丁的形象后面，我们可以想见有些自由思想的人，在那个时代的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达到了否定宗教的地步。在关于霍加的笑话中，有不少是嘲笑伊斯兰教的个别教义，并不是偶然的。更不用说，穆斯林教会成了霍加最经常嘲笑的目标。

杰甫列托夫认为霍加·纳斯列丁这个人物的形象是时代的产